



上海「西天取舞」第一人

何士雄

最近，著名舞蹈表演艺术家郑韵收到一份来自印度的珍贵礼物——一条五彩纱丽。这是怎么回事？原来郑韵是上海“西天取舞”第一人，师从印度著名舞蹈家、现任马德拉斯婆罗多舞学校校长的丽拉，纱丽正是丽拉老师赠送的。

郑韵原是上海歌剧院主要演员，曾在经典舞剧《小刀会》中饰演女主角周秀英，英姿飒爽、弯弓劲射的矫健形象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后任上海市舞蹈学校校长。她于1983年元月赴印度学舞，学习的内容像一座大山压得她喘不过气来，既要学刚劲有力的“婆罗多”舞，又要学舒展柔软的“奥蒂西”舞，还要学刚柔相济的“乔”舞，并且要力求真正把握不同风格舞蹈的动律感觉和内在韵味。何况印度炎夏，气温高达50摄氏度左右，又要在水磨石地板上光脚跳，一天练下来，不仅脚腕子、后跟疼痛，而且脚底出现条条裂口，像刀割似的，水磨石地板上留下了斑斑血迹。她偷偷地躲在宿舍里用盐水泡脚，然后忍着刺心的疼痛继续练。经过一年三个月不屈不挠的顽强拼搏，她熟练地掌握了15个印度古典舞节目，不仅成为外国留学生中的佼佼者，而且在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剧场举行了两场独舞晚会，既表演了精湛的中国民族舞蹈，又表演了矫健舒展的“婆罗多”舞、脚步灵活、节奏明快的“奥蒂西”舞及似柳絮轻拂的“乔”舞，观众赞扬说：“没想到中国学生跳印度舞跳得这么好！”

令人高兴的是，郑韵学成归国后24年来，始终孜孜不倦地坚持传授印度舞，足迹遍及南京、长沙、广州、深圳等地，在上海，她的身影不断出现在上海歌剧院、上海舞校、新旅艺术团、上海残疾人艺术团等。更难能可贵的是，她对印度舞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她深有感触地说：“印度舞与中国民族民间舞一脉相承，应该相互学习、相互交融。”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郑韵把原来的印度独舞改成群舞，并吸收中国民族民间舞蹈语汇，简化下蹲、脚踏的动作，主要突出眼睛、手势、旋转等特点，压缩舞蹈长度，给观众留有想象余地，这样舞蹈就显得活跃、有生气，青年人也容易接受。同时，她采用现代音乐录音伴奏，如印度独舞《欢乐少女》，节奏明快，轻松活泼，大大增强了观赏性。另外，在演出服装上她也动了一番脑筋，把原来比较单一的大红色改成各种色彩的服装，顿时，舞蹈变得五彩缤纷，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原来有的艺术团不大肯学印度舞，认为“单调枯燥，吃力不讨好”，但经过郑韵这一改革，就很乐意学了。

郑韵在上海残疾人艺术团亲授印度舞前后达10年之久，她边学手语边教舞，演出时她虽然不上台，但确实很累。她要围着聋哑演员团团转，前后来回跑，下蹲、打节奏，忙得不亦乐乎！她还随团赴日本演出印度舞《牧羊人的梦》等，深受日本观众欢迎。她动情地说：“能为中印文化交流出点绵薄之力，再苦再累也烟消云散了。”

前途无量：自助者天助之

沈洋这次成功，首先是靠他自己的天生嗓音材料、与生俱来的悟性和孜孜不倦的努力；然后是天津、上海老师们的指导；同时，那些惜才爱才的伯乐和知音直接或间接的帮助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沈洋的运气也是出奇的好：在准备比赛曲目期间，意大利男高音大师贝尔冈齐（Carlo Bergonzi）恰好在上海举办大师班，大师想听一下中国的男低音，没有报名大师班的沈洋被介绍给大师并亮嗓一曲《西蒙·博卡内格拉》中菲埃斯科的咏叹调。大师动容地称赞说这是“53年艺术生涯中听过的最好的男低音，一个神童”。这无疑为他参赛鼓舞了士气。更为直接的帮助来

露茜娜12岁登台弹奏“格里格”

◆ 沈次农

听音乐会常常会有意外。譬如大师级的音乐家来了，现场表演却不尽如人意，令人失望；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上台时，相反却有出人意料的出色表现，让人暗生惊讶。上周在上海音乐厅现场听星期广播音乐会，就是一次这样的经历：

一个满脸稚气的女孩，从容地从后台走到台前，又很老练地和乐队首席、指挥家一一握手，然后优雅转身向台下听众鞠躬，再落座到钢琴凳上……这一切是那么自然，那么顺理成章。一举一动，就像久经舞台历练的职业钢琴家。

——露茜娜·陈·格利高，年仅12岁，是中国妈妈和意大利爸爸的混血儿。那天她弹的是格里格《a小调钢琴协奏曲》。从台下往上望去，她是那么的娇嫩和弱小。而在她身后，庞大的上海交响乐团就像磅礴翻滚的巨浪，随时会把她一口吞没。

4岁起学琴——也就是说她的琴凳生涯才8年，以我们的概念还是一个琴童——这就够让人吃惊了。上海的学琴儿童，不管几岁开始学，要能在8年中弹到10级，恐怕少有人能够做到。而得到10级证书的琴童，还远远不到弹“格里格协奏曲”的程度。

而真正让人惊讶的是当台上琴声响起的时候。

格里格的协奏曲流畅华丽，有着活泼的节奏和多变的旋律色彩，是音乐会上的常见曲目，也是古典音乐唱片目录中经常出现的曲目。第一乐章一开始就是一连串几个充满力量的下行八度和紧跟着的一串上行琶音。对于12岁的小女孩来说，这无疑就是当头棒喝，是一个鬼门关：需要力度，需要速度，需要音色和音量的充分变化……总之，处处需要严密关注，处处需要小心而大胆地



前行。然而露茜娜举重若轻，一蹴而就，好像这是一个再也平常不过的乐句。

就是这样一句接着一句，一段接着一段，露茜娜毫无惧色，驾驭着她还不太习惯的那台施坦威大钢琴，在乐队里腾云驾雾，肆意穿行。从她开始弹奏起，我就一直很惊讶地注视着她。我奇怪这么小的年龄如何能控制这么复杂的一部音乐作品。她一路弹来，就像一路在唱歌，琴声中充满了音乐，充满了歌声。她还不时注视着指挥家陈燮阳，让自己的双手牢牢地和乐队的节奏保持着同步进行。看得出她有足够的自信，因为乐队始终在陪着她歌唱。

这个情景让我想起去年她和东方小交响乐团合作莫扎特协奏曲的情景，那也是一次珠圆玉润的演奏，非常成功。现在回想起来，那也绝不是偶然的。

露茜娜出生在美国圣地亚哥市的一个音乐家庭，她的母亲陈沫便是她的第一个音乐教师。母亲是单簧管演奏

家，自从露茜娜开始学琴以后，便倾注自己的全部精力，为露茜娜的成长创造各种条件，也付出更多心血。她的一个最重要的体会就是应该让露茜娜在愉快的心境下学习弹琴——或许这正是露茜娜得以获得如此成功的原因。露茜娜从6岁起就在美国当地频频获奖，8岁成为圣地亚哥交响乐团“热点”天才比赛有史以来的最年轻冠军，11岁获得洛杉矶爱乐布劳尼丝·科派奖，也是加州国际大奖赛的最高奖。因此露茜娜在各地媒体报道中被频频称为“天才少女”。而面对众多荣誉，母亲只是淡淡地说：“学音乐的路长得很，露茜娜的将来究竟会怎样，还是要看她今后的努力。”

目前露茜娜的保留曲目足以举行三场音乐会。诚然，家庭环境固然可以为人生道路助一臂之力。但是刻苦练琴却是无法避开的现实。露茜娜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达到这些成绩，自己的天资和努力绝对是第一位的。

新版《雷雨》有看头

◆ 仁者



8月24、25日，上海歌剧院将在大剧院献演原创歌剧《雷雨》，旅美女高音歌唱家高曼华，著名歌唱家魏松、迟黎明、董明霞、朱秋玲、张建鲁等将再度携手，同时，这也是歌剧《雷雨》首次在上海大剧院演出。

歌剧《雷雨》是上海歌剧院近年来的重点剧目，自2001年以音乐会版的形式首演以来，又先后以舞台版、校园版、沙龙版等多种形式进行了演出，影响广泛，受到各界好评，为此在去年入围2006—2007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

工程初选，成为上海第一个人围精品工程的歌剧项目。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是由中国文化部、财政部于2002年联合实施的大型文化选拔活动，计划5年内在全国范围内推出50台左右的精品剧目。

此次，为了迎接精品工程的最终评审，歌剧《雷雨》的导演查明哲、编剧及作曲莫凡、指挥张国勇等原创班底重聚上海，针对初选时专家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该剧进行了第八次修改，用导演查明哲的话来说：一定要在“精”字上下足功夫，在细节上力求完善和精益求精。经过修改的《雷雨》，音乐更为凝练、剧情更为紧凑、舞美更为精致。

例如，序幕中合唱部分有所凝练，加快了进入剧情的速度，戏剧节奏更为紧凑；“夜闹周府”中繁漪的唱词也作了修改，当周萍说“拿自己的儿子当砝码，世上竟有这样的母亲”时，繁漪说“是你让我母亲不像母亲，情妇不像情妇”，从而加强了“母亲线”；第二幕加入了室外场景，并通过转台很好地解决了室内、

室外布景更换造成的舞台混乱；全剧的音乐衔接与情节发展结合得更为紧密；尾声中繁漪追周萍出去时，增加了一次转台，把室外布景搬上舞台；在周萍“世上为什么会有我”唱段之后，加入合唱“暴风骤雨”唱段，四凤、周冲、周萍自杀处的音乐也更加完整；塌房时，音乐、动作、舞美做到同步，整个灯光、服装、舞美方面也都有适当调整。

经过修改后的《雷雨》，在今年5月的“西湖之春”艺术节上进行了“试演”，为了此次演出，繁漪的扮演者、刚获得第17届上海白玉兰奖的著名旅美女高音歌唱家高曼华专程从美国飞回国，不辞而别就投入排练，导演查明哲也倾尽全力，作曲莫凡寸步不离剧场，指挥张国勇院长更是在被蚊虫叮咬的情况下，充满激情地完成了整场演出，受到了广大观众的高度赞扬和热情好评。

据悉，《雷雨》剧组回沪后，又在某些细节上进行了磨合和完善，因此，可以期待，即将在上海大剧院的演出将会更加精彩。

23岁正当年 威尔士捧得奖杯归

——沈洋与2007年卡迪夫世界歌唱大赛散记 ◆ 陈唯正 瑛理 李璟睿

自世界著名女高音歌唱家蕾妮·弗莱明（Renée Fleming）。今年4月初弗莱明在上海开音乐会期间在音乐学院举办了大师班，在聆听了沈洋的演唱后她称赞说“你的德语美妙非凡”。得知了沈洋入选卡迪夫比赛，弗莱明女士在回到纽约后将参赛曲目为沈洋请了四位第一流的声乐教练。著名的中美民间大使杨雪兰女士为沈洋募集到赴美的路费赞助。经过不到两周的强化训练，沈洋在风格把握、语言表达、句

法处理上有了一个飞跃。到了卡迪夫，顾平教授包揽了沈洋所有的琐事，从上街购物到待客接物，让他安心准备比赛。对于沈洋来说，这位年轻的教授更像是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

赛后我们同沈洋交流了今后的计划。在决赛前，欧美不少著名的经纪人公司和歌剧院就已盯上了他。弗莱明对这位中国后生的帮助可谓无微不至，比赛前她甚至连沈洋在可能得奖后怎样应付经纪

人的追逐都作了详细的建议，而这些建议在得奖后同评委奥地利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雅诺维茨所说的如出一辙。沈洋认为自己的当务之急不是挣钱而是继续学习。

沈洋得奖后不久，弗莱明在伦敦和苏黎世繁忙的演出期间，保持着同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专家们的电邮往来，一起探讨沈洋的发展学习事宜。大家的想法是相似的：沈洋需要的是一个世界一流的音乐学习环境和观摩一流声乐表演的机会，他



● 沈洋与弗莱明的将来是属于广阔的、世界范围的歌剧和音乐会舞台的。正如玛丽·金对艺术歌曲决赛揭晓前评价那样：“沃茨属于现在这个（艺术歌曲）比赛，而沈洋属于未来。”（完）